

論

醫治「文明病」之藥

惟悟

一、前言

人是一種高等之動物，亦即佛說六道眾生之一。有兩足行走萬里，兩手製造萬物，兩眼辨別萬事，兩

耳詳察萬音；再益以鼻能聞香，舌能嘗味，身能感觸，意能思慮。在在皆較其他動物為優，處處亦覺別種眾生實劣，所謂人為萬物之靈，實即指此。尤其對於學佛一事，最為難能可貴，亦頗有希望如願以償，最後必然決定成佛。此古人謂：「諸天就樂，修羅方嘆，地獄沉憂愁之苦，鳥獸懷滅痛之悲；可以整心慮，趣菩提，為人道為能耳」。是知其能希賢希聖希天，以至於成佛作祖度生，皆匪為可能，實有把握。如佛說：「我是已成佛，汝是未成佛」，便知其將來亦必成佛無疑。顧話雖如此，所謂理有事無，實亦尚難預料。因為一個人苟能將此六根收攝，不逐六塵；尤其是隨物轉，並能轉物，固可成佛有餘，煩惱永斷，生死亦滅。然若在此一念之中，稍有差池，行錯了路，便亦如俗謂：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頭已百年身」。匪惟害己，並將禍國殃民，亦屬甚為危險！譬如今日之所謂西洋文明，其在物質上之表現，固可謂鬼神斧神工，亦不能比，誠屬甚覺驚人。如其飛機可騰於天上，潛艇可匿於海底，陸行可用火車，海航可駕輪船；以至於聲光電化之學，工鑽農林之法。可謂已竭其腦筋之能力，盡其物質之妙用。若尚認為無益於人生，損失其精力，是直閉着眼睛說話，未免招來迂腐之譏，不識時務，見笑於人！然而自兩次世界大戰以後，有人亦常見其高樓大廈盡毀，工廠農場全荒；前之所謂先進文明之國，今却變成修羅鬪戰之場。此俗語謂：「聰明反被聰明誤」，其此之謂歟！是以在一班淺薄之人觀之，尚以為物質的光輝，誠為人類的幸福。方日思夢想其文明，不惜將其所固有之文化，一蹴而去之，毫無吝色。如其有所謂：「把線裝書投下毛坑中去」一語，認為四書五經，諸子百家；以及三教九流等。皆無益於人，實障礙於物，到不如全數消滅為佳。以言其聰明，實可謂古今無比！然若在西方之人視之，亦正由於戰爭之結果，一切妄想成空，滿目淒涼，慘不忍睹！始悟所謂物質文明，詎料竟是如此結局，能不甚為痛心！且亦知其哲學必有缺點，人性或多偏激，至若所謂物質文明，實為逐末，原非務本，與治國平世，毫不相干。所以不到三十年，創痕未復，再又斷殺一場；使其兒孫甫屆成年，忽又變成炮灰，工業方纔建立，竟再化為廢墟。若云聰明絕頂，實即是愚蠢至極！故自一九一八與一九四五年之後，均有人痛定思痛，不堪回首，買棹東來，研習佛法。以便於學成以後，歸向故國人宣傳，補救其物質之窮，實現人類永久之和平。是為佛法西

化之始，亦足見其有妙藥能起死回生，反迷成覺。用特不揣謏陋，分述如次：

二、病狀

昔聞人言：世界文化，應分為三：第一西洋文化，即所謂生存競爭之文化。第二中國文化，即所謂淑身善世之文化。第三印度文化，即所謂涅槃清淨之文化。若能互相合作，世界便成盛世，大同可期。反之必亂，人類即受痛苦，深感危亡！是言若以西洋文化為例，所謂競爭生存，實即是佛說之我、我所執，為人類之一種根本大病，若非用佛法治療，便必除死方休！譬如其在得意之時，不但愛其個人；並亦愛其父母兄弟姊妹妻子，與乎田園宅舍財產等。所謂老少咸寧，一團和氣，便可相安無事，樂叙天倫，是為人類之幸福。反之，若遇天災人禍，如佛說戰爭瘟疫飢饉之小三災時，自己尚不能保，遑問眷屬？比如一家之人，皆餓了數日，突見一塊麵包現前，此時誰還問父母之恩，執尚念夫妻之情？其不相爭相奪，以至於相打相殺者幾希！蘇俄在革命之時，有人曾以「餓」字為書名，敘述其事，真足令人目擊驚心！所謂同室操戈，變成冤家，皆無非是為有此一我執便現出我相；我與人或對立，又復皆對眾生起分別，所謂弱肉強食，是為人類之禍患。不特此也，且其自有所謂工業革命以來，物質生產甚眾，人慾亦因之高漲。匪特人之對人，已失其同情之心，即對其父母妻子與乎兄弟朋友，亦毫不生愛憐，其對於利之一字，尤覺顯而易見。譬如西方之俗，父子分財，兄弟儼若路人；共同坐車，各給車資，相與食飯，分付飯賬。其唯一能共財者，只有一花容月貌之老婆，尚可日則同食，夜則同寢，似乎真如所謂共命之鳥。然一旦色衰金盡之際，便又立即提出離婚；公堂對簿，竟如冤家，總會尋歡，亦似餓鬼！此為其文明之一也。又如自有功利主義，與乎超人哲學以後，對內便有所謂資本主義，以機器為工具，壓榨作手段。卒使富者履絲曳縵，窮人啼飢號寒；不惟不生哀憫，並反加以譏笑。此罷工之聲時間，革命慘禍將至，社會危機不安，人民咸有借亡之感！此為其文明之二也。至若對外亦有所謂帝國主義，以銀彈作釣餌，廠艦為利器，實行其三部曲！即一武力侵略，二文化侵略，三經濟侵略。養養奴才，收買走狗，以圖傾人之家，滅人之國；其味酸中帶辣，甜而且苦！在近數百年來之殖民史上，已有目共睹，不必多說！惟最可笑者是你既如此，我亦應然，分贖不平，便打起來。此即西方之所謂解放，東洋之所謂聖戰，便在此一巧立名目之下，履行其強陵弱與眾寡，智欺愚與富食貧之天職。造成鷄犬不寧，人神共憤，其結果還不是兩敗俱傷，同歸於

盡！此爲其文明之三也。是故愚者尙沉湎難返，猶冀貪怪，智者已痛苦不堪，時思補救。此爲西人因鑒於世亂如麻，欲求自度度人，始大批前來亞洲學佛之原因也。

三、求神

如上所述，可見今日之世界，人類橫生我見，造作諸惡，已將召致末劫之來臨，高目時艱，能不悚然！此一般悲天憫人者，因見於其固有之神教，既爲科學所破，復爲物質所誘，已不見信於人，何能肩此重任？譬如其教常謂上帝造世界，即包括佛說之有情世間與器世間在內，似乎上帝真有萬能，應爲人所崇拜者。然而達爾文却說，人類是由猿猴進化而來，世界亦爲許多因緣所成，實非爲某人有此魔力，加以製造，令其而成。此在東方人視之，固極平常，勿庸驚疑，亦不值得加以研究。而在一班迷信家聞之，却真如春雷貫耳，百發百中，不惟教義被其摧破，聖經變成廢紙，即信仰亦因之動搖，一切風俗習慣皆將大變。此基督教之在昔年，制止物慾，維繫人心，尙能有功於世，爲人所共見共聞。雖其教理淺薄，演詞簡陋。頗如上古時代人智未開，一切所不能以理解者，咸向神鬼身上一推，便可令人不敢相駁；說神是神，說鬼是鬼，居然亦收所謂：「聖人以神道設教」之效。此孔子謂：「鬼神爲德，其盛矣乎？視之而弗見，聽之而弗聞，體物而不可遺。使天下之人，齊明盛服，以承祭祀；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詩曰：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？」可見神教之作用，便在於此，別無奧義可言。若直言之，即於渺渺茫茫之中，假設有一全知全能之上帝，如在暗中觀察民間之事，一一加以記錄，既可福人，亦可禍人；所謂「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分來早與來遲」。此一自然因果，便被一班神棍據爲己有，說是上帝之賞罰。無論你是英雄豪傑，才子佳人若聽說某家有鬼，夜夜出來擾人，使某家小兒肚痛，某婦時受摧殘。即使汝不相信是言，認爲是神徒們招搖撞騙之詞，世間那有此事？而若於夜間經過該地，便必亦身不自主地打了一個寒噤，身心相應，立起恐怖，亦不自然地開步便跑，回家即蒙被而睡，猶有餘悸。倘如次日無事，即必說上帝佑我，逢凶化吉。若真生了一場大病，便亦只好請教於牧師，讓他去裝鬼做神，加以祈禱，消災延壽。此鬼神統治世間已五六千年，（就一般神教言）從來就一帆風順，絕未觸過一次暗礁，如今日之所謂「打倒神權，破除迷信」。甚至還在其禮拜堂外之牆壁上，大書特書道：「宗教爲人民之雅片煙」！其意是說不信便罷，一信便必成癮中毒。如此可見上帝的威權，已經沒落，人生的痼疾，無法可醫。遂不得不於一神教轉向無神教，唯物論跳到唯心論。雖其尙徘徊歧途，心猶有疑，無所適從，頗如所謂：「楊朱悲歧路，阮籍哭窮途」。但已認清神教不能醫治時疫，已有事實證明，勿庸懷疑，亦成定論。故若非向東方求一談理至深，不帶宗教色彩之教，投合人心，改正世俗，便亦祇有束手待斃而已。

四、慕孔

記得從前某人曾說：中國的留學生，大多數已喪失民族自尊之心，只知逢迎外人，不曉尊重自己。如曰：「西方之月亮，比中國的還圓」。一語便足令人噴飯，哭笑皆非！但亦有一二例外之人，亦知把孔子抬出來嚇外國人，表示我們也曾出了一個聖人。憑其一知半解，零零星星地說了一大堆。如曰：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；「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」；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」；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」。此在西洋人聞之，亦頗新鮮，好似吃了兩塊冰淇淋，冷了半截，清澈肺腑。及至聽其背誦禮運大同篇曰：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爲公，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。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；使老有所歸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；矜寡孤獨廢疾者，皆有分，女有歸。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；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爲己。是故謀閉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作。故外戶而不閉，是謂大同」。雖其中所說主要之點在一公字，以成其理想國與華胥國等之幻想，頗能投合人之心理。但如何能公？却無下文。此儒學之不澈底，便可以見一斑。然此在西洋人士之前，唱此高調，實亦能引起其興趣，誤認孔子實非一切人類可及，即所謂「自有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也」。由是遂不暇深思，逕來東方留學，刻苦用功，正不下於古代之書案子！使人獲見東方人西去是逐末，西方人東來是務本，誰是誰非？且待將來歷史批評，自有定論。惟西方人之求學，頗亦能合孔子定下的幾個原則，十分認真，不稍馬虎。如其所謂：「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」；所謂：「有弗學，學之弗能弗措也」。最後由其研究之結果，始發覺孔子所說皆是一些原則，甚至祇有其言，毫無其義，混淆不清，模糊不明；散亂於篇章之上，全無系統。至若所謂「子不語怪力亂神」，尤足見其偏狹，何來廣博？比如其一日：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」。以下又順序推論曰：「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誠，意誠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」等。皆未列舉其法，加以說明，全憑後人瞎猜，此朱子亦不免誤解其「格」也。又如其二曰：「子絕四，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」。尤足令人費解，不知云何？若非佛教幫忙解釋，簡直是一個無頭公案。再如其三曰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」。却不明明既知非禮，已下種子，將受薰習起行，約有十端：一何用？亦足見其哲理之粗淺。雖儒家之學，經人整理之後，約有十端：一勤勞克苦，二節儉足用，三知足安分，四知命樂天，五仁義，六禮樂，七五倫，八三德，九中庸之道，十大人之學等。本亦有用，實非無益。但此爲世間之學，東西各國，胥皆有之，不足爲奇，亦不更加以強同，僅求適用便可。此孔子之輸於佛教，即在如子貢謂：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；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」。又如「季路問事鬼神。子曰：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敢問死。曰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！」即足說明其學祇談

世間，實不知於出世間之法。如此何能鑿足西人求藥治病之望？並亦受今人詆為封建思想，尤覺自身難保！故祇能敬謝不敏，轉以「萬世師表」四字恭讓之於佛也。

五、學 佛

至若以言於佛法，真是天上天下，無與倫比，世出佛法，皆已盡盡。譬如其法雖祇一乘，普利一切人天，咸入佛道。如曰：「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，除佛方便說」。又祇有一個目的，度盡一切眾生，決定成佛。如曰：「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。欲令眾生開佛知見，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；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；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；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」。即其所謂：「是諸眾生，從諸佛聞法，究竟皆得一切種智」。此為佛教建立之主旨，不外使人離苦得樂，從迷入覺，三惑永斷，二死全滅。但又因人有善惡，根有利鈍，千差萬別，不盡全同。遂於一佛乘，分別說三說五；於一果位，強開成四成六，此即五乘與十法界之由來，所謂：「歸元性無二，方便有多門」。今以人天乘言，所謂孝順父母，敬事師長，修十善業，不害於物，雖與一切宗教全同，亦與其有異。所以者何？蓋佛教之法，雖重於「解」，尤貴於「行」，此即所謂信解行證四法，皆須切實奉行，方能生效。比如五戒十善，看來是無多大玄妙，行之却奏膚功。苟能人皆遵行其不殺盜淫妄四戒，便必河清海晏，天下太平。又其戒尚有所謂一曰攝律儀戒，二曰攝善法戒，三曰攝捨有情戒，多如牛毛，不勝枚舉。此學佛必先持戒，即以其一能防惡止非，二能由戒生定；以至於由定發通生慧，是為三無漏學。今若又以小乘之四諦言，所謂知苦斷集，慕滅修道；一為世間因果，二為出世間因果。其相有苦之一百一十種，集之小乘九十八種，滅之二涅槃，道之三十七品。可謂分析詳明，有圖可按，排列整齊，無法不精。以其修出世法，可得阿羅漢果，便永斷生死，跳出輪迴，實不知較洋教之法，高出若干萬倍？其次以二乘之十二因緣言，所謂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六入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死憂悲苦惱，此為所謂流轉觀也。又謂無明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識滅，乃至生老病死等皆滅，此為所謂還滅觀也。二乘辟支佛觀之教，一以厭於生死，一以知無常實之我體。遂斷惡業，證於涅槃，其較諸洋教之言生滅，又實不可同日而語。最後若以大乘言，所謂：「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，大慈悲為本，善方便為究竟」。以四攝六度，千萬萬行，不住生死，不取涅槃。願度盡一切眾生，實無一眾生可度；說盡一切法門，實無一法可得。此佛教之法，說有便如算沙，說無即同虛空。說難須經三阿僧祇劫，而后方可成佛；說易只要豁然一悟，立地即能證果。此楞嚴經謂：「歇即菩提，勝淨明心，不從他得，何藉劬勞肯綮修證」？即知人類苦於不能放下，不能看破，致受大苦，永無有休！故於八萬四千法中，拈出此一歇

「字，便可有效地醫治一切文明病也。

六、結 語

總之，今日世界之風雨飄搖，人類之禍患叢生，大有佛說末劫到來之時，七日並出，草木皆兵；人自殺人，亦人自食人之概！若推源其故，雖有人謂：物質愈文明，人類愈痛苦。故欲返樸歸真，勢須如原始之世，自耕自食不可。又有人謂：風俗愈糜爛，人心愈墮落。故欲去惡成善，勢非如上古之日，尊重道德不可。此二說固亦言之成理，實非妄測，未可認為迂見。須知今人實被物役，却非人役於物。窮人固為生活所迫，出賣勞力，辛苦至極；而富者亦因慾望所驅，日夜盤算，心力交瘁。此即大寶積經所謂：「種種苦惱求財利，水火王賊常侵奪，由此能為眾苦因，何有智者生愛樂」？又曰：「彼無智慧人，行於畜生法，馳趣於女色，猶豬樂糞穢。嚴飾於女人，謂彼為姝妙，是中甚穢惡，如氣滿皮囊；又如以繒絲，纏裹於利刀，莊嚴彼女人，其義亦如是」。觀此便亦可作人慾淫濫之說明，只不過因其太愚耳！是知今世之病，內實因於我執作祟，外又由於物慾誘惑；所謂聲色狗馬，嫖賭飲吹，均不過如火上加油，益增其熱。卒使人父子不親，夫婦不和，兄弟相爭，朋友失義。人生至此，幾不異於禽獸，尚何有於聖言異語，以及仁義道德之可言！此中外之一切宗教與哲學，良風與美俗，皆全部破產，殆即此也。譬如西半球某國，為一物質最文明之國家，其犯罪紀錄，逐年遞增，甚至其兒童亦知為非作惡，姦淫搶劫，無所不為，其總數已超過百餘萬人，較之歐洲某國為尤甚。由是人心惶惶，不可終日，來日大難，方興未艾！且其既認上帝之教，只能使彼等在教堂之內，有三分鐘的虔誠，幾叩首的禮拜；一出門外，便仍自為所欲為，實非對治之良藥。而康德與孔子等之哲學，亦不能範圍人心，杜其橫行，作一個中流之砥柱。無已，實非破除我相，自叛其教，拿出一點良心，開放萬層封鎖，認真地研究一下佛學不可；或可以其無我打破我相，以其空法消滅法執。其庶幾或能轉亂世成治世，化穢土為淨土。此合眾社駐高棉記者之巴爾薩薩謂：「多年來余曾以傍觀者資格，研究佛教國家之生活及其哲學，而深感興趣，認為最好。嗣經兩週之隱居，日與彼等共處之後，余不僅對彼等之生活方式，彼等之率直，抑且對彼等解決生活繁複問題之能力，印象更深，值得讚嘆！而此繁複之生活，每日已驅使數以千計之美國人，恒常求治於心理學家，仍不能癒！」此可謂箇中人語，亦為其國人所犯嚴重文明病之自供，決非過甚之詞。故今僅以戒定慧三字為藥，醫彼貪瞋癡三種之病，既不須求神問卜，亦不用喫藥打針。祇須每日盤膝靜坐一小時，試參所謂「父母未生以前，如何是本來面目」？若能一參即悟，便可粉碎虛空，剷除我執，當下即覺毫無罣礙，實無一物。從此便必穿衣喫飯無礙，福國利民皆可。此為萬金不賣之法，誠如雪山之阿伽陀藥，可療萬病也。

於印尼棉蘭市蘇島佛學社